

文学批评的温度、力度和风度

刘 巍

内容提要 面对“批评为什么备受批评”的问题,《人民日报》发表了系列讨论文章,剖析当代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引发了人们深入的思考。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理论指导,我们认为,当下的文学批评存在以下症候:理论批评面对生命感知、灵魂触觉时缺少“温度”,不能以论者的血脉真情充实研究,而拉大了批评与人生、与文学之间的距离;知识性批评缺乏“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对自身判断力的个性化表达、对文学现场的准确把握缺乏足够信心和底气,而造成批评“力度”的不足;新媒体批评在发言主体身份构成、评价标准设定、言说尺度的把握等方面的“风度”则仍需下足工夫予以提升。

2014年7月15日《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关于“文学现象”的系列讨论文章指出:“近年来,文学批评一直处于尴尬境地,表面红火,实际上却备受质疑。失语、失节、失效,指责不断,非议不断。……批评也不可谓不繁荣,无论是成果数量,还是从业人员规模,都已超越历史上任何时期。但是,关于批评的批评却始终不绝于耳。批评为什么备受批评?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①这引发了我们对当下文学批评观念、批评目的、批评方式、批评对象等方面的诸多反思。的确,文学批评成了这个时代迷路的孩子,向着交叉小径花园的各个方向探寻却难以找到正途。批评者似乎已经很努力了,但作者、读者都不怎么买账,批评越来越成为无人喝彩的话语表演。也许某个时期会有若干核心议题,各方观点林立,但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后却极难有权威性的、令人信服的、接地气的结论。即便在网络世界的虚拟空间,众网友闹哄哄地对某一作品、某一话题发表评论,也是各有各的心腹事,众多观点就像平行线一样无法交汇,更遑论擦出“火花”。难道文学批评的魅力便在“批评”本身,结论的信度与效果本就是徒劳?宽慰地说,对文学批评的质疑、失望与拥戴同时存在是可以接受的,这至少说明这一领域有关关注度和发展延伸的可能,但我们却不得不认真思考“批评之批评”的问题。与文学

本身的变化相适应,文学批评日益彰显自由、创新,出现了言说渠道媒体化、言说方式时尚化等新质,特别是博客、微博、论坛、跟帖、微信等即时通讯媒体方式盛行以来,批评也较以往发生了改变。当下的文学批评可大致概括为三种主要方式:学院式的文学理论批评、追踪创作的知识性批评和以新媒体为主要传播渠道的“混搭”式随性点评,三种批评方式各有所重又各有所短,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病灶”:理论批评有失“温度”、知识批评有失“力度”、新媒体点评有失“风度”。

一 “温度”:理论批评的题中之义与血脉滋养

当下的多数理论批评似乎看中的是新理论、新命名、新研究方法,研究往往是在理论的缝隙中寻求突破而非叩问文学土壤本身。习近平指出,“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②。理论批评好像并没有处理好与“大地”与“翅膀”的本末关系,他们未能触碰现实——实存的人生或文字营造出的世界,既缺乏生命的“温度”,也缺乏灵魂的“温度”。评论家冷静超然、不动声色地站在“土地”之外,并不面对文学或人生说话,它更多地只面对理论发言;如果

抽去坚硬的理论外壳,某些论文或专著经不起现实人生的轻微一击。这样的研究从批评理念到批评框架,甚至是批评话语的写作方式都未免有些“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这种缺少“温度”的批评渐渐拉大了批评与人生、与文学的距离。“文学批评如何重获大众关注?这一方面需要文学批评重塑公信力,摆脱现实的功利考量,把批评还给文学;另一方面也需要重塑亲和力,从故作高深的伪学术中摆脱出来,消除术语依赖症,把批评还给读者。信得过、读得懂,这是大众对批评最起码的期待,也是批评最基本的要素。”^③如果理论批评只能写给读理论的人,未免有些固步自封,自娱自乐。

翻阅近几年的文学批评期刊,我们不难对现有的理论批评研究成果作些简单的汇总。其中,有总结归纳式的,如一个世纪、一个时期理论批评的总体特征回顾或某一文体(小说、散文等)的流变演进;有经典重读式的,如关于俄苏文论、英美新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论索隐式细读;有对创作方法(以现实主义居多)突破与局限的评析;亦有以西方理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费社会”、“图像时代”、“审美现代性”等方面。这种蒂博代所谓“职业的批评”多注重对国外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引介,注重对中国式批评本身的体制建构,对批评对象的理论提升以及对某些纯粹文学理论问题的把握。诚然,某些成果在对理论的梳理、对经典理论问题的重提(批评的价值观、文学功能)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又因理论导向上没有坚守“人”的根基,研究中的文学现实多是为理论说明添加的辅料,而忽略了对生存和灵魂“温度”的感知,也就使得理论论文无法避免地存在着观念上的保守、理解上的静态等弱点。比如关于“图像与文学”的研究,研究者多固守于文学与图像关系的历史溯源、文学因图像改编而带来的美学价值滑落、图像对文学的挤压和文学的突围等,而对于生活如何被图像化,图像如何作用于文学进而改变文学的创作、传播、接受过程,却缺乏系统评说和深层研究。事实上,文学现场、文学/图像的参与接受群体远比理论资源活跃,但论者更多的是基于美学立场(孰优孰劣、孰高孰低、孰好孰坏)、审美品位(美感、娱乐、审美关系)、传播样态(机

械复制导致的权威不再)来就事论事,而不是基于问题本身,即生活、文学、图像给“人”带来了哪种“温度”,“人”又为什么喜欢这种“温度”而不喜欢那种“温度”等问题进入现场,这就很容易“架空”了理论研究。

为了治疗理论批评的“病症”,我们在今天要重提理论批评的“温度”。“温度”的提出主要针对学院式理论批评缺乏对现实人生、对文学作品的热情和热度这一现状。“温度”既包括冷暖可知的生命体验,也包括敏感精深的灵魂触觉,如果前一个层面是作品带给人的喜怒笑怨,后一个层面则是文字背后人生的暗香浮动,是评论家在文字中生发出对宇宙对人心的爱恨交织、悲天悯人。

“温度”本是理论批评的题中之义和正常轨迹。理论批评是运用文学理论来研究文学现象,是沟通纯理论与纯文学的桥梁。“‘理论’一词的希腊文是 *theoria*,它表现出人的存在这种宇宙间脆弱的和从属的现象的明晰性,尽管在范围上微弱有限,他仍然能够纯理论地思考宇宙。……理论这个词的意思,并不像根据建立于自我意识之上的理论结构的那种优越地位所意指的,指与存在物的距离,那种距离使得存在事物可以以一种无偏见的方式被认知,由此使之处于一种无名的支配下。与理论特有的这种距离相反,理论的距离指的是切近性和亲缘性。”^④理论批评的原初意义是要求批评家火热地、忘我地投入文学,并以此为契机进入人生和人类的精神世界。就如当代德国“文学教皇”马塞尔·拉尼茨基指出的那样:“没有对文学的热爱就没有对文学的批评。”^⑤*theoria* 一词的原初意义是“作为团体的一员参与那种崇高神明的祭祀庆祝活动。对这种神圣活动的观察,不只是不介入地确证某种中立的事务状态,或者观看某种壮丽的表演或节目;更确切地说,理论一词的最初意义是真正地参与一个事件,真正地出席现场”^⑥。不论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德莱顿的《论诗剧》,还是马拉美的《关于文学的发展》,我们都能从中读出评论家参与的热情,抚摸到批评者现实人生的“温度”,阅读到文学中的生命在追寻什么、渴望什么、创造什么、皈依什么——这理论批评的“温度”是有思想厚度的批评理念,是合情合理的伦理尺度,是文学批评的艺术品格。

遗憾的是,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国家主流话语统摄的创作环境抑制了文学的繁荣,也操控了文学批评的话语方式。以文件、论争、批判为主的文学批评显得僵硬、呆板又整齐划一,阅读者有着统一的“前理解”和“审美期待”,评论家有着统一的认识态度、表达语气,即便有不和谐的音符也会被瞬间淹没。理论批评在当代文学前几十年的发展中被建构和强化了居高临下的姿态,它成为最能够体现主流文学思想的专业化手段,并形成了规范化、体系化的表达范式。理论批评要以意识形态的精神指导作家、以政治话语的训诫规范读者,它不是代表个人在说话,而是代表时代阅读作品,从事理论批评的专家也就有意识无意识地认同并践行着“无温度”的方向。“缺少人性温度的‘高大全’‘假大空’一度被视为崇高的标志。这种人造的‘伪崇高’严重败坏了人们的胃口,对它的清算和反思符合文学发展的需要。”^⑦当然,这是理论批评在一个时期内的非常态膨胀,是背离理论批评初衷的歧路,历史原有的“思无邪”、“直寻”、“滋味”等人生与文学“温度”钝化了,也硬化了。只是,当官方意识形态对文学整体的管控渐趋民主、自由、开放,当文学创作迅速多元驳杂而充满生机的回应现实,无“温度”、非现实的理论批评反而显得茫然无措、滞后被动且无所适从了。理论似乎始终没能跟上现实的步伐:当理论还没有完全适应文学市场化运作的时候,“80后”横空出世了;当理论还没有完全明白网络文学的写作理念的时候,博客出现了;当理论还没有完全搞懂微博小说的时候,微信朋友圈的文学传播蔓延了……如果当前的理论研究有参与文学现场的热情,有对文学指点江山的豪情,有“以人为本”的温度,那么,它面对来自文学观念、传播方式、写作方法等多方的挑战是能坦然面对的。

对批评“温度”的强调是对批评目的和功能的重提与拓新。理论批评是一个时代价值立场、文学思想的策源地和竞技场,评论家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作品,又如何表达自己对人类生存和文学生存的认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作者的创作、读者的阅读及文学自身的发展。套用现代文学的“人生”/“艺术”论争来回顾一下理论批评的目的和功能——文学批评是为理论而理论还

是为人生而理论,批评的指向是理论的形而上还是让人生活得更美好?答案不言自明,当然是为人生,是让人生活得更美好。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不仅文艺作品要“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而且要“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⑧。批评除了是一种理念、态度、评判、符号之外,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它是在解决人生的问题,解决如何表达人生的问题。即使理论批评不能给人带来实际的物质利益,即使它的阶段性成果以理论建构为目的,它的最终指向也应是“为人生”,它要让文学更好地表现人生,思考并超越人生,进而回馈人生/读者。“如果失去了对生活的‘及物性’,以为专业高于生活,把专业化当作借口,规避生活,蔑视生活,这种专业化是‘伪专业化’。”^⑨文学理论批评如果少了对文学和人生鲜活质感的生命体验,那这门学问的可持续发展就会成为问题。

以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为例。在谈到“现实的”诗歌时,他写道:“古代世界的幼年结束了;对于神和奇妙事物的信念死灭了;英雄主义的精神消失了;临到了现实生活的时代,诗歌不可能再凌空虚构……行吟诗人的描写爱情的痛苦、忧闷村女和被囚公主的哀愁的阴郁之歌,凯旋与胜利的歌,爱、仇、正直行为的故事——这一切都得到了响应……”^⑩在谈到“典型性”时,他指出:“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你不必说:这是一个具有壮阔灵魂、强烈情欲、渊博智慧、但理性褊狭的人……你可以简短扼要地说:这是奥赛罗!”^⑪在谈到文学与历史的关联时,他倡言:“要文学成为自己民族意识和智能生活的表现,它就必须跟民族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能够作为历史的说明……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那么不管用这一或者那一民族的语文写出多少数量的书,这仅仅足以证明:这个民族存在有印刷出版业,印刷厂相当发达;但却完全不能证明:这个民族有过文学。”^⑫这些摘自别林斯基浩繁批评的理论话语,论述中有作品人物的“温度”,也有时代历史的“气度”,以普遍认识的例证来阐述理论观点,使批评非常容易为人接受。可见,文学理论批评并非艰涩的词语、玄奥的论证、繁琐的逻辑,而是将心比心的以文字传递的温暖。正如现代文学批评家李健吾所言,文学理

论批评需要“用自我的存在印证别人一个更深更大的存在”^⑩。倘若不认真对待人生，不重视文学安身立命的根基，批评的血脉滋养何在？批评的功能指向又何在？

基于此，今天的批评家应该扪心自问：我是否做到了“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⑪？自己的批评是有“温度”的吗？如果有，是冷的还是热的，是柴米油盐的“温度”？还是心灵人性的“温度”？自己的批评以怎样的方式评价了生活，会给未来的文学留下些什么？如果没有，那这种文学批评目的何在，阅读者又能从中聆听到什么呢？我们倡导批评家写作的“温度”——这个时代有血有肉、可触摸可感知的温度；批评家要评价曾经有怎样的一些文学样态，以怎样的方式来表达过生活，还能不能更好地表达；在评论中我们一样要触摸生命脉搏的微弱或沉重，感受历史车轮的缓慢或急促，沐浴人类爱的生生不息。批评不应局限于对文学理论、美学现象的分析和把握，还要以血脉真情、“温度”热度去充实研究。古希腊的朗吉努斯说得好：“我们要看一看，某些篇章是否徒有堂皇的外表，端赖添上一些雕琢的藻饰，但一经细听，就发现它内容空洞，倒值得鄙视，不值得赞美。”^⑫今天的理论批评只有有“温度”地研究，才能立足土地、叩问现实、仰望星空，才能称得上是对历史、当下、未来负责任的学问。

二 “力度”：知识性批评的 稳、准、狠

知识性批评在分析评价或宏观或具体的文学问题时要起到“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的作用。批评家介绍文学史、文学思潮、创作流派、艺术手法等知识，为作家作品归类、定位，总结、鉴定作家创作实绩，使读者了解作品的文学史背景知识，以便更好地阅读欣赏。较理论批评而言，知识性批评更接地气一些，它直面文学舆情，既能为作家提供文学性的指引，又能让读者更好地走入作品，提升读者的审美品味，给作家、作品、读者提供沟通的平台。目前这一批评方式的不足是，我们能看到批评家说某个作品好，某个作品不好，却总感觉好的并不一定如评论的那么好，

坏的也并不一定如评论的那么坏，批评并没有真的“做实”，没有做到“稳、准、狠”地击中要害。

“力度”主要针对当下知识性批评在批评主体的思维模式固化、主体对作品的研读及评价能力上的限度而言。知识性批评要想改变“乏力”的现状，必须做到：评论家对所评论的对象要有不带偏见的态度，对评论对象所在的场域要有全面而精深的知识储备，对作品的品读要有个性化的历史评价和美学评价。

先验的假设框定了评论家的思维，文学性的灵感和原点难以被激活。在实际操作中，特别是面对那些为人熟知的作家作品时，更易束缚我们的往往是已知的文学史知识、文艺理论知识；而非我们对作家作品未知部分的直接、大胆的探究。在已知世界与有待理解的未知事物之间，横着一道由隐型的理解权力划定的界限。福柯发现了这道边缘界限，并试图逃离或者说超越被这个界限所固定的权力陷阱。他在《不名誉者的生活》中先是指认“总是同样无能跨越这条线，无能通过到另一边……总是同样地选择，在权力的一边，在它所说或促使说的一边”，继而针对这条无法跨越的“线”，他解答说：“生命中强度最强点，那些凝聚生命能量之处，就是在他与权力撞击、搏斗，并企图运用其力量或企图自权力陷阱逃离之处。”^⑬可我们今天的批评往往容易沉迷于“自闭于权力”的沾沾自喜中，既定的成果沉淀在那里，因袭总比突破来得稳妥，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撞击、搏斗乃至抵达未知的彼岸。比如对萧红的研究，基于文学史的“定论”，我们总会先验地推断她写作的关键词是苦难、悲悯、战乱、死亡、寂寞等等，我们甚至不愿意正视她后来的转变，她经历人生哀乐后一切了然于心的欢娱。我们常注意到她作品中的女人之“痛”（“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女人之“轻”（“农家无论是一棵菜，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女人之“愚”（麻面婆错把白菜抱成倭瓜，夏天去稻草堆里找羊），却忽略了她笔下的女人之“美”与“善”（“有一双亮油油的黑辫子”的金枝，“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长得窈窕”的翠姨等）。女人在萧红的笔下虽然常是无能为力地听从命定的摆布，但她仍是自怜自爱地欣赏着

她们的美丽,并未因其困窘、愚钝就自轻自贱。评论家在研究的过程中总是要利用自身的“前理解”、“审美预设”解读研究对象,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只按照已存在的视角、观点和方法来研读作家作品,那么知识性的读解不过是再一次被整合过的观点复制,也就失去了批评的意义。柏格森说过,无论艺术家如何努力,在其实践终点上都会与一种“无”相遇;艺术家提供给世界的虽然是一件可以“观”的作品,“但是,那个具体的结果中包含的、作为一个艺术作品全部内容的东西,却依然是不可预见的。而占据着时间的正是这种‘无’”^⑩。而面对这种“无”,如果评论家不试图跨越从已知到未知的理解权力界限,那么批评的穿透力又从何而来呢?

浩繁的文学场域扰乱了批评者的判断,批评的知识储备难以精准和丰盈。知识储备既包括批评者对自己洞察能力、辨识能力的储备,又包括他们对文学资源的储备,建立在精准独到、客观全面的知识储备基础上的评论和判断才有“力度”。高建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今天更加需要另一种批评,像医生治病一样的诊断性批评。这主要指不带任何外在的意图,只是面对作品本身实话实说、发现问题、揭示病症的批评。这种批评要专业化,需要文学批评家多方面的能力,既要有丰富的文学史知识,有对文学理论的深入把握,也要有文史哲等相邻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知识修养,有对当下文学发展状况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有对当代文学作品的深入感受力。”^⑪那么,评论家如何才能底气十足地相信自己的眼光,又如何才能对特定问题全面精深地予以把握?其答案必然与评论家的天赋、才情、文化底蕴等密切相关,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勤奋和沉潜。

知识性批评文章的作者多为作协系统或高校教师,阅读者不仅是单纯的评论家同行(专业读者),还有被评论的作家们,他们也较为在意自己在阶段性总结上(比如“70年代出生作家”、“文学期刊扫描”、“年度文情报告”)有没有“上榜”。这样专业的关注度对研究者的勤奋程度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关注文学实绩、追随文学动态、解读论争热点而言,从事批评工作是很辛苦的。它要求论者对作家作品、文坛纪事等要有既翔实又敏锐的把握,然后能积极应对并写出一篇

短评、一篇论文或年度报告,为已然或未然的文学史备份。然而,面对文坛多元驳杂的作品,恐怕再努力的人也只能涉猎冰山一角。难怪经常有人质疑,从事批评的学者除了理论著作之外还读不读晚近的文学作品?哪怕是在一年4000余部的长篇小说中选取一部,抑或择取一些字数不多的散文、诗歌?知识性批评比较讨巧的做法是在细分化的基础上守住评论家各自的那块版图,专注一个论题,在可以把握的范围内回旋,并以小见大。

“文学批评只有站在文学创作之上,评判价值,洞见趋势,指出存在的问题,才是杰出的、有效的和富有启示性的,才是这个年代最为需要的批评。”^⑫难就难在,即便勤奋和经验同在,还要尊重文学批评自身的特性。阅读是一段并不急于求成的旅程,欣赏一部小说、一首诗,是要在一定的心境下、一定的情境下才能完成的。基于阅读之上的批评不也是一样吗?它需要批评家经年累月的经验打磨和心性历练,而不是即时性的一次性的投入与产出。对同一部作品的评价是会随着时间推移和心智变换而变化的。比如少女时代看《红楼梦》,或许只对宝钗黛玉的三角恋爱关系感兴趣;长大成熟后,读者或许会对薛宝钗的为人之道、小说中的饮食服饰较为关注;及至中老年,读者或许会对书中的人情世故、哲学意味生出感悟。可见文学批评是无法讲究“时效”的,它是亟需时间沉潜的一门艺术。更何况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有当下的,有历时的,可能再过几年便不会有人记得今年的砥砺之作。最近一次的茅盾文学奖评选(2011)距离现在不过几年的时间,但当我们去翻阅今年的学术期刊时,就会发现其中已鲜有专门论述毕飞宇的《推拿》或是张炜的《你在高原》的论文。现今的知识性批评会因为研讨会,因为急着在刊物赴印之前交稿,因为某个纪念年份而“赶任务”,因为“人情”、“红包”……这样的批评怎么会有“力度”?“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⑬,功利目的促使评论家过早、过快地为文学下结论,有八成把握便去给作家做个定性的论断,再从作品中寻找定量的信息来佐证这个论断。“一个批评家应当从中衡的人性追求高深,却不应当凭空架高,把一个不相干的同类硬扯上去。普通却是,最坏而且相反的例子,把一个作者从较高的地方揪下

来,揪到批评者自己的淤泥坑里。”^⑧这种从抽象到抽象的批评很难释放来自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又怎能使作者和读者信服?评论家有底气才会敢说话,敢在评论中写出对优秀创作和技艺的褒扬、对粗制滥造的挞伐、对读者接受水准降低的痛心疾首,这样的评论才会有“力度”。

批评家个性化地表达自己的灼见是文学批评力度最直接的外在体现形态。文学批评是一种写作,是一种“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的写作,对文学批评文本形式、结构、语言、风格的要求丝毫不逊于对文学创作的要求。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是文学批评,但比文艺作品还要精彩;刘勰的《文心雕龙》、李渔的《闲情偶寄》都是文学批评,留给我们的除了宏深学理,更有其诗性的语言和美轮美奂的意境。批评主体的情绪、底蕴和联想都渗透于“批评”之中,既直言不讳、机智锐利,又不乏独特风格特色的写作来彰显“力度”,唯其如此才能做到入文学之内又出其外。知识批评娓娓道来的如王国维:“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⑨激情澎湃的如阿多诺:“(法西斯)是绝对的感性……在第三帝国,新闻和谣传的抽象恐怖作为唯一的刺激大行其道,足以在大众虚弱的感觉中枢中煽起一种短暂的激情。”^⑩这些批评家的精神个性、思维方式、观念主张都融化在了批评著作的话语秩序之中,他们的批评都是“以文字装饰思想的一种特殊方式”。

当下知识性批评者的言说个性未免模糊,我们在越来越发达的研究方法、写作语词中反而读不出批评家的精神愉悦和诗意“力度”,读不出审美个体的差异性感动与风格化表达。多数批评者正面阐释作品的能力下降,常以暧昧的批评态度、中性的批评用语来评价作品,做不到一语中的,无法树立自己的批评风格,也无法让作品真正站立起来。如果文学批评为各种非文学的利益所支配,过多地囿于话语权力、物质是非、人脉圈子,则无法完成对自身的深度反省和锐意创新。就如契诃夫所说,只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好批评家,许多有益于文明的东西和许多优美的艺术就被埋没了。

三 “风度”:让新媒体批评呈现更好的自己

新媒体批评是利用电子数码技术的生产、传播、接受方式进行的文学批评,评论者在互联网上以博客、微博、论坛、跟帖、微信等途径发言,以寥寥数语表明态度,快人快语、一目了然。新媒体批评的“新”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是纸质媒体批评的电子挪移,批评者将自己在文学期刊、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评论文字剪切复制到网络上,除了读“纸”或读“屏”阅读工具的改变,这样的批评与“旧”的文学批评并无太大差异;其二是评论者运用网络媒体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写作者的写作、传输,阅读者的阅读、反馈都在网络空间里进行,各方观点能直观、即时地交汇,不同身份、不同地方的网民可以无时空间隔地交换意见、发表评论,形成一个个引人注目的舆论场;与传统的文学批评相比,这就不仅是换“笔”或换“纸”的变革,更是文学批评的观念、方式、语言及文体的变革。新媒体批评的概念更该指向后者。

在新媒体诸批评中,论坛、跟帖是诞生最早、流传最广、操作最简便的评论方式。博客和微博分别产生于2005年、2009年,学者、明星、官员等知名博主的加入极大程度上改变了网友的精神生活。2011年,微信一经推出就得到广泛推广(微信用户迄今已达6亿人),朋友圈等便捷新颖的信息发布渠道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众多的微信公众账号(《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探索与争鸣》等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吸引了大量订阅用户。此外,专业文学网站、读书频道以及图书电商等即时通讯工具对文学批评的提升功能也日渐加强。新媒体的影响力已远远超过通讯工具本身的意义,如何更好地利用这种有着更广阔的未来的传播手段是理论界的新课题。

目前,新媒体批评的主体构成、评价体系、文体样式都呈现出“混搭”的特征。“混搭”(Mix and Match)原本指时尚界的穿衣风格,是将不同材质、不同价格的东西按照个人口味拼凑在一起,从而混合搭配出个性化的造型特点。这里所谓的“混搭”指面临某一个文学话题时,发言者具有主

体身份千差万别、评价态度各取所需、言说方式形态各异的特征。发言者主体千姿百态：从职业上说有教师、公务员、医生、白领等；从受教育程度上说是从小学、中学到硕士、博士；从文学背景上说有文艺专业人士、有文学爱好者，也有单纯的识字阶层等等。新媒体批评成就了文学批评的高参与度、平民化和公共性等优势，却也带来了发言者的真情实感与商业炒作混淆、“评论”观点良莠不齐且难以交锋博弈等弊端。

从评价体系上看，发言者基本上为受支配型、商洽型、“吐槽”型“混搭”。受支配型的发言者大多认同主流话语的权威性，认同作品给定的价值观，部分认同理论性、知识性纸媒批评延续到网络空间的观点；商洽型的发言者是持不同意见者，他们在作品中能读出与众不同的味道，有的也能给出支撑观点的实证论说，但在某些问题上难免片面、偏激；“吐槽”型的发言者本就是抱着娱乐、报复的动机看热闹的，他们在作品中发现任何不尽人意之处都会将其无限放大，言辞激烈地不吐不快，但“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⑧，所以他们消费的不是文学艺术，而是自己的趣味。也有网络“水军”恶意制造并利用文学事件、文学现象赚取点击率、篡夺排行榜、炒作消费市场的情况，在此不将其列入“文学”接受和审美的范围内。

从言说方式上看，新媒体批评更注重“点评”式的表意，语言、符号、图像“混搭”。点评即字数少（更有直接点个“赞”的）、态度明朗、灵光一闪的批评，片断式、判断式地直抒胸臆，写出的批评意见未必经得起推敲，却有极强的传播性和蛊惑性，它在接受层面让我们看到了读者对文学的关爱或不满。新媒体批评的发言主体大多有一定现实生活的体感温度，有一定知人论世的评说力度，只是对文学批评本身还有失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风度”。风度是优雅的举止和姿态，文学批评的“风度”问题主要针对新媒体批评蓬勃而芜杂的现状提出。若能雍容、从容、宽容地对待文学、人生和发言者自身，新媒体批评则会向读者（网友）呈现更好的自己。

如何在“混搭”中打造并维护新媒体批评的“风度”呢？

从发言主体上说，吸引更多“传统的”评论

家、作家进入网络是较为切实可行的手段。对评论家而言，他们最需要做的是在了解网络，深入网络，甚至是热爱网络的基础上再对新媒体品头论足，即“从对象出发，进而全面了解和认识对象，找出问题症结，发现蕴含的规律，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之道……而不能先入为主，生搬硬套，东向而望，不见西墙”^⑨。当下多数评论家对新媒体批评的研究还是外围的，并没有真正深入到网络中间去，没有下足功夫阅读网络文学作品，也没有下足功夫阅读作品的跟贴。网络是庞大无边的所在，研究者如缺少文本细读的耐心、缺少把握网络独特的生产传播接受样态的能力，只凭着关注几个网站、几个链接就得出研究结论，未免看低了新媒体批评的功能和效用。如果评论家指责的声音总是盖过了建构的声音，如何能为新媒体批评的发展助力？对作家而言，他们需要更深入更持久地进驻网站，先和受支配型、商洽型的网友打成一片，再一点一点地去占领网络批评的精神阵地，“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⑩。转变批评者思维模式、改善批评者主体构成比例，对作家和读者应该是个双赢的策略。

我们试看看关于“百度贴吧”里“莫言吧”的几段评论：

也许不久年代后它就会被遗忘！

……你觉得历史书上他可以留多久？

楼主你错了，你不该跟他辩证莫言厉害不厉害而关键在于他的小说好不好看，而不是名分。

……莫言的作品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在文学界引起过轰动，也并非他获奖之后才有人关注他，现在你所在的这个官方吧就是在莫言获奖之前建立的……

莫言写的太烂了，就《生死疲劳》，言语拖沓，迂讷，句式恶心。

莫言的作品在评论家那边口碑是很好的，以及书的向外传播一个好的译本也很重要。^⑪

这些不过是小小的片断，管中窥豹，网友的发言多是观点鲜明、论据杂乱，而且根本谈不上什么论证方法，也得不出什么结论。莫言在2009年12月开博，最后一篇博文发布于2011年5月，文章不多，且许久没有更新，但博客的访问量却高达1553793^⑫，可见其影响力。假设莫言能在这

个“吧”里发声，到一线亲自跟读者交流，凭着“大师批评”的权威性，或许网友会发自肺腑地接受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吧。与此相比，在网络上成长起来的作家相对来说就更看重人气，安妮宝贝便是一例。她曾说过：“网络对我来说，它是呼吸的通道，是生活的一个转折……网络让我看到更远的地方，更多的人。它让我呼吸畅快，不再感到窒息。”^⑧安妮宝贝的博客“安的夜游园”和她的QQ群都能做到更新及时，交流快捷，于此不难看出她对网友们的重视。反过来说，网络也给她的发 展带来了益处（她的博客访问量近莫言的20倍）。既然新媒体已经给出了“混搭”的交流平台，“学院的”艺术家何不更多更深地走向网络，不只是贴上自己论文的电子版，而是直接走入网友群，加入话题讨论，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与众乐乐？“在网络上进行文学批评，对于当下的专业批评家而言，不是一个技术壁垒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正视今天的文学生产新变、迅速抵达网络现场的问题。”^⑨“传统的”评论家、作家进入网络，不仅是文学与新媒体的现实需求，更是其发展趋向。

从评价体系上说，能不能寻找到为受支配型、商洽型、“吐槽”型所大致接受的评价标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拿什么衡量作家作品的好与不好？拿什么衡量文学批评是否合情合理？有没有一套仅仅适用新媒体批评的标准？就像不能用西方19世纪“写实主义”批评标准去谈论金庸的作品，我们也不能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去评价网络类型小说。传统文学批评演绎归纳的研究方法、推理论证的话语模式显然不适应新媒体的自由随性发言方式与碎片化阅读习惯。现有的网络评判方式有“点击率”、“排行榜”、“专家榜单”、“网友评分”等，评价的真实性、科学性都有待论证。传统批评的持重与网络批评的懵懂导致新媒体批评处于前后失据的尴尬境地，因此，新媒体批评急需一套为大多数人认可、理解、甚至推崇和赞扬的文化态度、审美标准。为了能使新媒体批评更显风采，批评标准的设定最好能兼顾异质性与系统性。

批评标准的异质性，是在网络空间中寻找个性化的文学定位，专注于某一文学版块（比如“行走文学”）、某一目标人群（比如教师）、某一

审美态度（比如认可“原创”就是好的）的经营。“走特色发展的道路，在网站风格、文体定位、作者队伍、传播策略、商业模式上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⑩。今天，打开影响比较大的几个文学网站，“起点中文网”的“论坛”有专门的“书评频道”，“创世中文网”的“论坛”有“写作指导”专区，“红袖添香”、“榕树下”等都有类似的版块，可见网站还是注意到了文学批评这块地域的。但浏览得多了便会发现各网站的审美态度、评价方式甚至网页设计上都非常雷同，这就很难在同质化的无序竞争中站稳脚跟，评价标准异质性的建构对网站生存与发展来说都是必须的。批评标准的系统性，是使批评既能在各自的版块中活跃，又能受控于更大的空间。新媒体批评既是对文学的批评（比如跟贴、博客），也是对批评的批评（比如跟贴的跟贴、微信朋友圈转发中添加的评价），是由多个层面构成的系统，每个层面都隐含了它所具备的标准。所以标准的设定既要符合各层级的利益，也要在大的系统中明确自身的定位，保持价值观的纯净，使不同层级的网友在批评中都能发现自己所需的正能量，排斥自己所拒的负能量。既是“混搭”的“新”批评，文学理论批评、知识性批评都仍应是新媒体批评的题中之义，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技术如何先进，文学批评都不能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对人性丰富性的探讨，都要在多元碰撞的立场中为文学辩护。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⑪

从言说方式上看，新媒体批评的“混搭”式点评尚需拿捏发言的尺度。要改变现有发言肆无忌惮、不负责任的现状，需要发言者自律和网络监管的结合，也就是民主和建制的结合。“在西方，处于比较现代形式的文学建制是与讲述一切的授权联系在一起的，无疑也是与现代民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不是说它得其所哉地依赖于民主，而是在我看来，它与唤起民主，最大限度的民主（无疑它会到来）的东西是不可分割的。”^⑫这里所说的“建制”，是网络的监管而非网络之外的舆论压力。“混搭”的点评与前面提到的理论批评、知

识批评始终处于不对位、不接茬的状态——后两者试图从理论上引导、规范新媒体批评,但网友根本不接招,他们对这种输血式的外力倡导并不感冒,认为高深的理论不切实际,甚至以强硬的态度反攻,审美隔阂横亘在“新”与“传统”之间。所以,来自网络内部的监管、各网站的网友实名政策和惩戒措施、“群主”“楼主”的屏蔽手段等就显得十分必要。可以说,今天的读者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自主,他们有选择的空间和条件,他们更有放弃的权利,倘若网站的监管不力,同样会遭到来自网友的惩罚。

这里所说的“民主”是网络有效监管下的民主。语言现实不能脱离语言来源和服务对象存在,文学批评者是网络空间中较为成熟和理性的聊天群体,对他们来说,群体标准是较易确立并执行的。倡导新媒体批评的自律,发言者内在的、主观的自我约束远比外部提升重要。应当承认,网友的发言已经比网络草创时期好了很多。如果能让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评论者从根本上认可——他们本可以做得更好,“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⑧,新媒体批评将逐渐历练出优雅的飞翔姿态。

“批评备受批评,一方面说明当下的文学批评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另一方面说明人们对文学批评抱有更高的期待。”^⑨生活在变,文学在变,文学批评如何迎头赶上以应答这“更高的期待”?在审美方式和价值评判多元的时代,文学批评对原则的坚守和对发展的追求可否并重?当下的文学批评如何在理论批评的话语授权、知识性批评的发言方式、新媒体批评的民主建制等方面做得更好?这些问题一一摆在面前,期待着我们认真思考、努力解决!

[本文系辽宁省教育厅2014年“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科技人才(一层次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WR2014001)阶段性成果]

①③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张江、程光炜、方方、邵燕君、高建平:《批评为什么备受批评》,《人民日报》2014年7月15日第14版。

②⑧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6日第1版。

④⑥[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第15页,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

⑤[德]马塞尔·拉尼茨基:《我的一生》,余匡复译,第32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⑦张江、高建平、李国平、王杰、王家新:《文学呼唤崇高》,《人民日报》2014年8月29日第24版。

⑨张江、程光炜、陈晓明、高建平、党圣元:《文学,请回归生活》,《人民日报》2014年2月28日第24版。

⑩⑪[俄]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选自《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第152页,第19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⑫[俄]别林斯基:《文学一词的一般意义》,选自《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第15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⑬⑭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第24页,第2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⑮[古罗马]朗吉努斯:《论崇高》,见章安祺编:《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9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⑯[法]德勒兹:《德勒兹论福柯》,杨凯麟译,第97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⑰[法]柏格森:《创造进化论》,肖聿译,第320页,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⑱王国维:《人间词话》,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⑲[德]特奥多·威·阿多诺:《最低限度的道德》,见[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第34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⑳欧阳友权编著:《网络文学评论100》,第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

㉑以上观点引自<http://tieba.baidu.com/p/2921582338>,2014年9月22日查询。

㉒<http://blog.sina.com.cn/blogmoyan>,2014年11月17日查询。

㉓安妮宝贝:《安妮宝贝自述》,见《八月未央》,第284页,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㉔何平:《对话和协商的“新批评”》,《人民日报》2014年5月23日第24版。

㉕黄发有:《释放网络文学新的可能性》,《人民日报》2014年7月4日第24版。

㉖[法]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第4—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吴子林